

楊圻 著

馬衛中

潘虹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江山萬里樓詩詞鈔

上海古籍出版社

楊 圻 著

馬衛中
潘 虹

校點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江山萬里樓詩詞鈔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江山萬里樓詩詞鈔 / 楊圻著; 馬衛中, 潘虹校點.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 6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ISBN 7—5325—3290—9
I. 江... II. ①楊... ②馬... ③潘... III. 詩歌—作品集—
中國—近代 IV. I22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3)第 009574 號

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資助出版

中國近代文學叢書
江山萬里樓詩詞鈔
楊 圻 著

馬衛中 潘虹 校點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發行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 網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guji.com.cn

經銷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古籍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26 插頁 8 字數 473,000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底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3290—9

I·1584 定價: 60.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 請與承印廠聯繫。T: 64063949



楊 圻 像

詩節蒼涼首尾縝密
少陵得意之篇運金
線玉不雕飾而光色
四照

江山萬里樓詩鈔卷四

辛亥迄癸丑日壯年集

江上遇金子才

東吳楊

圻號雲史

旗鼓東風裏。江城萬里春。煙花殊故郡。兵馬喜歸人。亂後今
相見。閑居可愛身。故交半頭白。快意忽沾巾。

枯樹吟

大木生窮谷。斧斤未一至。萌芽經千歲。十圍豈容易。一朝變
枯木。陽和亦秋思。永辭風雨吟。不假枝葉媚。衆中見標格。骨
立托天地。日月哀古心。霜雪得餘氣。世人憐婆娑。良工識大
器。雖謝嚴阿姿。既遂棟梁志。用之可百年。誰謂無生意。廟堂

十闋章法井然
警句絡繹如開
錦屏鮮明奪目
飛動而後再見
斯人當坐名花
麗人於坐而後
讀之方知詞人
悲業
審音選字精細
入微

江山萬里樓詞鈔

回首詞卷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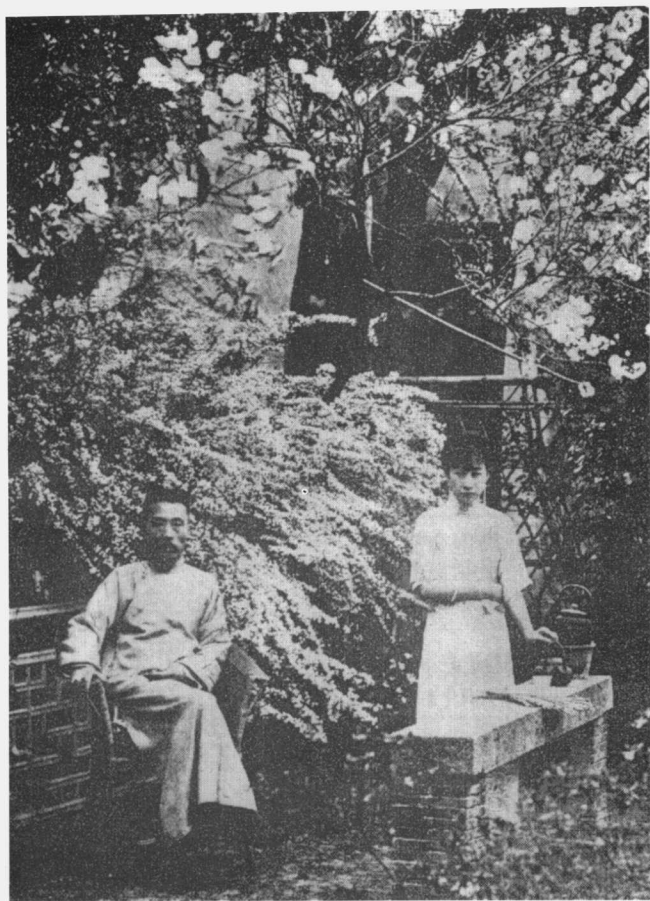
菩薩蠻

紀別

東吳楊

圻號雲史
野王

香衾重疊春雲熱。梨花澹澹團香雪。燒燭不成眠。吹笳風月天。
玉屏燈影薄。雲髻顏香膊。簾外起東風。殘鶯啼落紅。
鳳凰紋上聞愁語。黯黯風裏餘醺雨。含淚出離筵。蓬鬆雲雨肩。
夜寒深閉閣。沁透鴛衾薄。南浦五更潮。錦帆風正高。
玉簫吹碎梨花夢。曉風殘月郎珍重。相送過欄杆。小山花雨寒。
黃鸝枝上語。語語關情緒。樓上正相思。江風吹柳絲。



楊圻與狄美南合影



楊圻舊居江山萬里樓

楊堦先生

讀之未得一觀

道紀甚密以上何

年雲遊隱居

請塵幸甚

惠書：祝利而志切，預為申謝。

宗杜作益令汗顏矣，此作改

已付印，今檢其在聖頭者錄之。

右閣詩選

予前為章邑令

不棄書，有德誥也。

先生提錫風雅，注志國粹。

風鶴播美，抵斐一時昌議。

臨佩如風，系來。

弗吝教言，為盼。尋希鴻印。

著祺

楊堦

序 言

叢書是一種彙集各種同類性質或不同類性質以及多種性質的重要著作而輯印於聚集在一編的大部頭書。正式啓用「叢書」這一名稱，盛於明清兩代。在此以前，雖有叢書性質而並不稱爲叢書的，如宋人所輯的《百川學海》等，還不算在內。叢書從正式啓用此名到發展，越來越多，有以時代爲範圍的，如《漢魏叢書》、《唐宋叢書》；有以輯佚書爲範圍的，如《漢學堂叢書》；有以史學方志考訂研究爲專題的，如《廣雅書局叢書》、《史學叢書》之類；有仿刻或翻刻以至影印宋元古籍版本爲宗旨的，如《士禮居叢書》、《古逸叢書》、《續古逸叢書》之類；有以校勘古籍爲宗旨的，如《抱經堂叢書》、《經訓堂叢書》、《岱南閣叢書》之類，這都是彙輯多家著作於一編者。此外，又有刊一人獨撰著作的，如清王初桐《古香堂叢書》、張雲璈《雲影閣叢書》、焦循《焦氏叢書》、朱駿聲《朱氏叢書》、丁晏《頤志齋叢書》、胡薇元《玉津閣叢書甲集》、況周儀《蕙風叢書》、易順鼎《琴志樓叢書》、吳之英《壽櫟廬叢書》、曹元忠《箋經室叢書》、章炳麟《章氏叢書》等，搜指不可盡。現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在負責編輯的《中國近代文學叢書》，便是屬於《漢魏叢書》、《唐宋叢書》等以時代爲範疇的一種大型叢書。

叢書而以「近代文學」爲幟，從名稱上看便知爲近代，而現代、當代不在內。近代的範圍，現在學術界公認爲始於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迄於「五四」新文學改革運動以前。但這一階段的文學家，有生略早於一八四〇年，死或更在「五四」以後較長一段時間，而其主要的文學成就或成名，則在此時期內的，一般也認爲應包括在內，當然也包括了「同光體」、「彊邨詞派」、「南社」等流派。它不是簡單地類同於《近代文學大系》那類「大系」式的分類選本（當然，可以包括有價值的選本在內），而是近代各種舊體文學專著的精華，或已刊而流傳不廣，現多已絕版者，或至今未刊者，或所刊不全者（如近代著名文學家黃人的《石陶梨煙室詩詞》，聞近有人從全國的期刊、各地的圖書館、藏書室等處，收集不少已刊的黃人集子以外的東西），一種一種地校刊或影印問世。近代文學介於古代文學和現代文學之間，其在文學史上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地位和作用，自是無須贅言，至於近代舊體文學的樣式，到今天還有不少愛好而能寫作很高明的人，便可證明它的生命力依然存在，如新文學的巨擘俞平伯、沈尹默諸先生晚年都不寫新體白話詩而改寫古體詩詞便可爲證，駢文、散曲等，專門名家也很多。這裏，不是在討論新舊文學高低的較量，所以不多饒舌，祇是闡說一下「叢書」而名「近代文學」的簡略內涵。由於編者的學力視野有限制，這部叢書，無疑會存在取舍、標點等方面的不足，統待讀者指正。

二〇〇二年三月三日九五叟錢仲聯書於蘇州大學

前言

楊圻是清末民初著名詩人。

楊圻出生于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初名朝慶，更名鑒瑩，又更名圻，字雲史，一字野王。江蘇常熟人。少年時與汪榮寶、何震彝、翁之潤，皆以名公子擅文章，號「江南四公子」（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其父楊崇伊曾疏劾文廷式，又上疏訐告譚嗣同欲兵圍頤和園，爲戊戌黨人之死敵。楊圻年十八娶李鴻章之孫女李國香爲妻，二十一歲以諸生錄爲詹事府主簿，後又爲戶部郎中。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應順天鄉試，中南元。官郵傳部郎中。曾與表兄曾樸同入同文館研習法語。後出任駐新加坡領事。入民國，先是在南洋從事橡膠種植業，經營失敗後回國，入吳佩孚幕府，任秘書長，爲吳所倚重。抗戰爆發，避走香港，並遭愛妾狄美男間闖萬里，攜書至北京，勸阻吳佩孚出任日僞傀儡。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卒于香港。其《江山萬里樓詩詞鈔》，由吳佩孚贖資，交中華書局于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刊行，凡詩十三卷、詞四卷，後附李國香《飲露詞》一卷。晚年詩作尚多，曾釐爲《江山萬里樓詩續鈔》四卷，楊圻去世後狄美男攜至重慶，不慎散佚。今僅見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連載于《青鶴》雜誌之

《江山萬里樓詩選》，爲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後作品。抗戰期間旅居香港時之部分詩作，則由陳文鍾編入《楊雲史先生僑港詩文鈔》，今抄本存常熟市圖書館。生平事迹，見陳瀛一《楊雲史先生家傳》、李猷《楊圻傳》。

一

近代詩壇，是創新的「詩界革命」與學宋的「同光體」互相爭霸的時期，絕大多數詩人基本上都屬於此兩大陣營。儘管楊圻與倡導「詩界革命」的詩人以及「同光體」詩人都有接觸，但楊圻均與他們表現出了不同的詩學宗趣。

楊圻最早與「同光體」詩人的交往，可以追溯至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其時，他與李國香完婚，寄居天津李鴻章相府中。而「同光體」著名詩人范當世則爲李鴻章幕府上客。范當世對青年時期的楊圻非常器重，在讀楊圻詩後，曾數次爲楊士驤道「楊郎清才」（見楊士驤《江山萬里樓詩鈔跋言》）。但是，從現存的資料看，楊圻並沒有對范當世的詩歌創作進行評價，這說明楊圻並不滿意范當世的詩學主張。或許「同光體」在當時尚只是陳衍等人的私下戲言，旁人還不得而知，至少沒有將范當世與日後影響巨大的詩歌流派聯繫在一起。十年後，當楊圻與范當世在京口再次相遇時，楊圻曾賦詩二首，以示不忘

當時的舊交情，可還是沒有肯定范當世的詩歌成就。

而楊圻與「同光體」魁傑陳三立的交往，則在同光體逐步壯大之時。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楊圻在長江的船上得識陳三立，把酒縱論，頗相投合。至民國八年（一九一九）秋，楊圻遊南京清涼山，再一次拜訪陳三立。《江山萬里樓詩鈔》中，分別有詩記載此二次會晤。應該說，此時的陳三立，在近代詩壇已是名滿天下。但楊圻同樣沒有表示出對其詩歌創作的贊揚，只是在後一次的詩中有「詩清風月好，端不換封侯」（遊金陵清涼山兼訪陳伯嚴先生）的不痛不癢的評價。可見，楊圻並不欣賞「同光體」。而「同光體」詩人在楊圻成名後也沒有給予很多的關注，至少沒有很高的評價。陳三立在民國後，作為詩壇泰斗式的人物，曾經為許多後輩詩人題詞獎掖，而《江山萬里樓詩鈔》也請了不少詩壇前輩諸如康有為、易順鼎評點，但陳三立却不在其列。「同光體」另一位著名詩人陳衍選編《近代詩鈔》，沒有收錄楊圻的詩歌，其《石遺室詩話續編》雖稱楊圻為「當代名詩人」，評價也只是「力振唐音，不落宋人啞澀之體」。

「詩界革命」倡導者基本上都是維新運動的中堅，由於楊崇伊的關係，楊圻在清末與他們沒有多少來往。只是到了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吳佩孚五十壽辰，康有為赴洛陽祝壽，楊圻得以認識這位戊戌變法和「詩界革命」的巨子。儘管楊崇伊與戊戌黨人之間有着不可調和的恩怨，但是在《江山萬里樓詩鈔》中，楊圻所持的態度，却要比對范當世、陳三立熱忱得多。初次相見，楊圻便作《送南海先

生》詩七律四首，又七絕四首。接着康有爲招飲，楊圻又即席賦詩二首。以後送康有爲西遊關中，以及陪侍康有爲遊覽嵩山，楊圻又有大量詩作。他說康有爲「清詩滿驛樓」（洛陽秋晚送南海先生西遊關中），又稱「一自香山人散後，中原寂寞已千秋」（《送南海先生》），儼然將康有爲視作白居易後第一詩人。當然，這與康有爲對楊圻所表現出的熱情，是相一致的。康有爲曾書「風流儒雅」四字見贈，又「逢人譽我稱詩史」（《南海招飲遊存廬……》）。而且，過去在政治上的分歧所造成的恩怨也因此互相消解了。當楊圻心有餘悸，吞吞吐吐間「以戊戌政變，先公與先生政見不合，彈劾先生至出亡，未敢作深談，且直告之」時，康有爲表現出極爲大度，說「此往事耳，政見各行其是，何足介意？況君忠義士，何忍失之？願與君訂交」。康有爲還與他人評價楊圻，「國士也」。其詩海內一人，我至愛之，至敬之，是有緣焉」（均見《送南海先生》序）。且爲其《江山萬里樓詞鈔》作序，并在序中稱楊圻爲「吾門人」。

但是，楊圻與此二派詩人的疏密，不能完全說明其詩學宗趣所在。其間還存在着政治和人際關係的緣故。楊圻論詩的文字存世不多，除了在《江山萬里樓詩鈔》中偶爾咏及前朝詩人談到對詩歌的看法，其有關的詩歌主張，現存的資料主要見民國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刊于《學術世界》二卷五期的《與錢仲聯教授論詩書》，其中也談到「康南海目近代作風爲珠鑽美人，殊無真色。又目爲死詩，爲事類韻編。僕則短于才而學不足。二十年來，戎幕倥傯，此事遂廢。今且老而多憂，殊無進境。但平生不喜偶字，詩既不美，尤惡珠鑽。尚能不作事類韻編，我行我素，不計工拙，存一真我耳」。可見，楊圻是同

意康有爲有關近代詩的看法的。而所謂的珠璣美人、死詩、事類韻編，則是暗指在「詩界革命」爲新文學所取代後獨霸舊詩壇的「同光體」。李猷《楊圻傳》便說「其詩原本唐音，于江西詩派泛濫之際，獨立支撐，自謂宋詩除東坡七言古詩外，概不入目」。如同宋代江西派在當時的主流地位，以至過去論詩者往往將江西詩派視作宋詩之代表一樣，在近代，江西派就是以學宋爲宗的「同光體」的代名詞。

當然，楊圻對「同光體」的看法與康有爲一致，並不說明楊圻在詩風上與之趨同。與「詩界革命」在詩歌領域的歐風東漸相比，楊圻基本上是恪守傳統的。楊士驤即言「方今士子偏重西學，風雅淪亡不絕如髮。雲史方學鮮卑之語，習嫵隅之文，乃出其餘力，清思獨勤，原其風調，可風世矣」（《江山萬里樓詩鈔跋言》）。楊圻之所以能够成爲近代詩壇學唐的一面旗幟，一位代表性的詩人，除了其創作成就在當時造成的影響外，在近代其獨樹一幟的創作風格也是重要的原因。

認爲楊圻詩歌學唐，有關的評論連篇累牘。最早的文字當是楊士驤作于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的《江山萬里樓詩鈔跋言》，其中談到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初次見到楊圻詩的印象是「驚才艷絕，出入溫李家數」，十年後再讀其詩，則有「語必驚人，言皆有物，詩格一變矣。清雄典雅，直逼唐人」的感覺。以後，有關楊圻詩學唐人，遂成定論。而張百熙作于光緒三十年（一九〇四）的《江山萬里樓詩鈔跋言》，也說其詩「脫胎唐人」，并具體解釋爲「氣息清厚，骨力雄秀，如崑崙出雲，峨眉飛雪，其幽微深窅，則高僧怪石，動靜無心，幽林遠水，不可繪畫也」。錢仲聯先生撰《近百年詩壇點將錄》，更是以爲「近代

學唐而堂廡最大者，必推楊雲史。《江山萬里樓詩鈔》，頗難求其匹敵。大聲鏗鎔，藻采紛披，并以天立星雙槍將董平當之。

楊圻在自己的詩歌中，對唐代詩人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表現出空前的崇拜。《江山萬里樓詩鈔》中有《讀太白集書後》五古一首，其詩風亦如李白：「我讀李白詩，李白不我知。後人讀我詩，我知其爲誰。天上明月飛，萬古不易軌。昔曾照李白，今也照楊子。」充滿着浪漫的氣息。這種浪漫精神甚至還引導楊圻與李白的直接對話，于是又產生了一個更爲浪漫的故事。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七月乘長江輪船赴漢口途中，舟泊九江，楊圻夢中得與李白討論詩歌。當楊圻恍惚間存有「何得見古人」之疑慮時，李白謂「我知君詩，君與我語，何古今爲」，儼然是詩壇知己。事後楊圻有《潯陽夢李白》詩一首，并附記詳叙其事。「寧知李太白，乃識楊圻名。吾從子美後，而聞聲歎聲。慨嘆不能已，悵望心怦怦」，這當然不脫舊式文人標榜的習氣，但是，從中也可見楊圻詩學宗趣所在。而楊圻所言「宋詩除東坡七言古詩外，概不入目」，也是與其崇尚李白的浪漫詩風一脈相承的。而孫雄論楊圻詩，也曾移用杜甫對李白的評價而突出其浪漫的特點：「參軍俊逸無凡響。」（《題楊雲史詩稿》）如果說對李白詩歌的喜好主要是在形式方面，那麼，楊圻對杜甫詩歌的傳承，則重在其現實主義的精神，其對國家和社會的責任，也就是過去經常說的忠君愛國。儘管楊圻在詩中曾將讀工部詩與煎江水茶、食鱸魚當作一春最樂之事，表現出恬淡的閑情逸致，但是，《江山萬里樓詩鈔》中現存的兩首直接吟咏杜甫的詩歌，都感嘆了杜甫